

NC(leftflower):

於是你們一行人緩緩地跟隨著帕可朝著接往地下的大坑洞走了回去，烏裡依然是被扛在雅妮特肩上，銅心與羽黑則是在大雨之中悠閒地走著帕可則是陰鬱著善良的臉孔，而一旁的蘿蕾撒在嘆了一口氣之後，整個人便往內縮成了一藍色的球狀物彈到了帕可頭上。

鬆軟的腳步聲陷入了潮濕的泥土之中，你們再一次在擁擠的地道之中前進，不過這次你們的氣氛卻沒有上次來的好，就連帕可也一語不發。
而在你們終於踏上了地下廣場的地板時，你們不禁被眼前的景象給吸住了.....

那些原本被放得好好的布景們已經全數變成了細小的碎片，各式各樣的細小色彩鋪平在廣場之上，而左右的牆壁上也全是坑洞，就像是一個人卯足了勁大肆發洩了一番一樣。
上個下來的人心裡在想些什麼呢？

帕可佩切尼：

「唔哇哇.....怎麼這樣.....」咖搭咖搭的在買地的碎片之中走著，怕可利用著細長的足輕易地走到了辦公室之前，「我記得鑰匙應該.....在這裡吧？」
她看起來有些垂頭喪氣，而她肩上的蘿蕾撒球則是彈了彈，就像是在安慰她一般。

烏理：

「.....我這裡。」烏理有些氣悶地舉起觸手，像塊濕抹布般被雅妮特扛著讓她很不悅、非常不悅。

雅妮特：

雅妮特將烏理從肩上放下。

羽黑(希莉)：

「.....」羽黑目不轉睛的望著變成球狀的蘿蕾撒，最終也是沒能忍住好奇心，用手輕輕的戳了她幾下。

銅心：

銅心進入地下後便解開了擋雨的力場，放開羽黑的手。她環視著混亂的地下空間，「康康提亞的生氣有這麼多吶。」

烏理：

終於腳踏實地的烏理像是要甩去水氣般狠狠拍動觸手們，然後走到帕可身旁將鑰匙塞給她。

蘿蕾撒：

「嗚哇！幹嘛幹嘛？」排球大的蘿蕾撒球輕巧的轉了一圈，她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被人搔癢了一般帶著咯咯的笑聲，然後她又彈到了羽黑頭上。

NC(leftflower):

羽黑可以感受到蘿蕾撒球軟軟的，而且非常的輕。

帕可佩切尼：

「嗯~就是這個！」看著烏理手中的鑰匙，帕可感動的接了過來，然後又舉的高高的，而她的臉上也再次露出了笑容。

「嗯？不對啊，烏理你們怎麼會有啊？」看了看鑰匙，又看了看門把，帕可一臉的疑惑。

羽黑(希莉)：

「我說啊...如果你當球踢的話，你會生氣嗎？」雖然羽黑如此說著，但她只是輕摸著頭上的蘿蕾撒，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烏理：

對於帕可的疑問，烏理只是轉過頭看向幾位姊妹，幾秒後又轉了回來。
「先開門吧。」

蘿蕾撒：

「哈哈，嗯~我想想~」小女孩的清脆笑聲在羽黑傳來，蘿蕾撒球在羽黑頭上彈了彈以後又再次發出了聲音，「如果我說可以，你就會開心些嗎？蘿蕾撒是這裡最理解死靈法師的人了，也是這裡身體最堅固的人了，可是，除了米蒂以外，大家都沒有欺負過蘿蕾撒。」聲音很溫柔的說著，成熟的不像是孩子，「因為就算這麼做了，也一點都不會開心。」又彈了兩彈，一隻小小的手從球裡伸了出來摸了摸羽黑的臉。

銅心：

「蘿蕾撒會生米蒂的氣嗎？」

雅妮特：

「物件-鑰匙，之前的房間中尋獲。」雅妮特回答了帕可。

帕可佩切尼：

「喔.....」眨了眨眼看著烏理和雅妮特，帕可一邊戳著臉頰一邊歪著頭，而這時另一顆頭倒是滿不在乎的開口了，「簡單的說就是順手摸走了啦，在四處看看的時候找到的吧~畢竟你們就扔在桌上啊！」

羽黑(希莉)：

「也是呢。」羽黑沉默了一會後，就平淡的回應。

帕可佩切尼：

「吵死了！我才不會向你一樣忘記保險箱密碼！」拍打著另一張臉，帕可一邊吵嘴一邊又咖搭咖搭的往排演室走了過去。

蘿蕾撒：

「為什麼要生氣呢？」一個大彈跳到了銅心頭上，蘿蕾撒開心的轉來轉去，「蘿蕾撒本來就是被創造出來讓人開心的，每次，每次米蒂走之前都會很滿足，那蘿蕾撒也就很滿足。」

銅心：

「喔.....」銅心雙手抓住頭上的蘿蕾撒又擠又揉，「軟軟的。」

蘿蕾撒：

「不過其實我也知道，米蒂有的時候驚慌失措的在晚上跑回來抱緊蘿蕾撒，一邊哭一邊說著懊悔的話。」就像是變了個人一樣，嘻嘻的笑著，蘿蕾撒彈跳。

銅心：

「原來死靈法師還能做到這樣的事情。」

「既然如此米蒂又為什麼要欺負你？」

蘿蕾撒：

「死靈法師很厲害喔？也是一個很可憐的人。」在銅心手中掙扎，蘿蕾撒一邊說，「因為米蒂如果不發洩的話會壞掉吧？」彈出一顆腦袋，蘿蕾撒笑嘻嘻地說。

羽黑(希莉)：

「跟被誰創造、或者創造的理由無關，最重要的是 - 」羽黑話到一半，但當她聽到蘿蕾撒的後半句時，語氣也變得不滿的說著：「哼，隨便你。」

銅心：

「死靈法師很可憐？」

銅心的語氣聽起來相當不解。

雅妮特：

「壞掉，建議：修復意識抑制模塊。」

蘿蕾撒：

「她還活著喔？」眨了眨眼睛，蘿蕾撒輕聲地說，「從天空還是藍色的，我們還沒出現的時候就活著了，她從來沒有死掉。」看著不解的銅心，蘿蕾撒突然一個跳躍脫離了她手中滾到了地板上。

「我要去找帕可~」靜靜的看了你們一眼，她突然開心地大喊了起來，便一溜煙地跑了。

銅心：

「欸～你還沒告訴我為什麼死靈法師很可憐啊！」銅心跑著追了上去。

烏理：

對蘿蕾撒的嘻笑烏理沒給予任何反應，只是在對方一溜煙跑掉時默默跟了上去——如果不看她身後糾結的觸手的話。

雅妮特：

踏著重步，雅妮特也跟了上去。

羽黑(希莉)：

羽黑看到蘿蕾撒跑走後，也慢慢的跟著上前

NC(leftflower)：

你們在一陣腳步聲後再次地來到了排演室，而你們第一眼就看見了帕可正努力地想要爬上梯子。

帕可佩切尼：

「嗚嗚嗚.....就算爬上去了，還要爬一個超長的窄梯子，這根本不可能嘛.....」一邊用細細的腳拍打著踏竿，帕可一邊嗚咽著，而蘿蕾撒球則是在後台的梯子口彈跳著。

銅心：

「要回地面上進去嗎？」

帕可佩切尼：

喪氣地縮了起來，帕可嗚咽，「不，不了，正門一定很危險，這裡絕對不可以被發現……」把鑰匙遞了出去，帕可小小聲地說著，「後台有個大梯子，我就是某天從裡面聽到死靈法師的聲音的……！」

銅心：

「那我們在天花板打個洞吧，我可以送你上去！」

帕可佩切尼：

「不，不行的！康康提亞和米蒂會聽到的……」對著銅心搖著手，帕可看起來很緊張。

烏理：

「那帕可妳要在下面等嗎？」烏理上前去接過鑰匙，另一隻觸手則輕拍帕可表示安慰。

銅心：

「給他們聽到也沒關係吧，我們現在要找的是死靈法師。」

帕可佩切尼：

「嗯……被發現的話，在找到死靈法師前就會打起來的……！蘿，蘿蕾撒陪你們去吧？」喃喃的說完，看著你們帕可她那垂下來的耳朵頭髮突然又束了起來，「帕可，還有其他的事要做！」

銅心：

「那你告訴我們死靈法師的位置在哪。」

帕可佩切尼：

「會在你們找完之前回來的……！」咖搭咖搭的踩著腳，帕可的眼睛只差沒有發光了。「嗯嗯，帕可覺得是在那個大梯子上面。」伸出了一隻手努力地往樓梯口通到後台的縫隙指去，而順著她的手指你們可以看見稍早之前你們曾試圖爬上去的大鐵梯。

NC(leftflower)：

而你們這時也突然想起，上頭覆蓋的鐵板確實有一個很大的鎖。

羽黑(希莉)：

羽黑看著鐵梯上的鎖，又回想到自己摔下來的事情，她看了烏理一眼後就望向別處、隨便回應了一句：「嗯…那也…沒辦法了。」

烏理：

那裡嗎？烏理想起之前自己曾想拆掉那個鎖，還有莫名摔倒的希莉。想到這她的視線不自覺地轉向了羽黑。

蘿蕾撒：

這時，蘿蕾撒球彈到了烏理頭上。

銅心：

「那就我們幾個人過去，帕可就去做你自己的事吧！」銅心拍了拍帕可的身體。

蘿蕾撒：

「走吧，走吧！」在烏理頭上跳啊跳的，蘿蕾撒又順著鳴裡的視線看了看羽黑，後她又彈到了羽黑頭上。

帕可佩切尼：

感動地看著似乎是諒解了的銅心，帕可露出了感激涕零的臉龐。

烏理：

「.....」烏理無言地看著蘿蕾撒球亂彈，將下意識伸出的觸手縮回去後，走到了帕可面前。

帕可佩切尼：

「？」看著走過來的烏理，帕可臉上依然是很開心又充滿了力量的樣子，只差眼睛沒有閃閃發光了。

雅妮特：

「戰術模塊啟動，警戒可能威脅，標的確認，我們走吧。」似乎是得知死靈法師的存在，雅妮特頭次顯得十分主動，已逕自走向了梯子。

烏理：

「去吧。」她說，然後用只有兩人能聽見的音量補上一句，「不要變成第三個人，好嗎？」說完便直接轉身走上梯子。

帕可佩切尼：

「.....啊.....」看著默默走遠了的烏理，帕可的臉不禁垮了下來，而她雖然是想說些什麼，不過烏理已經走遠了。

「怎麼這樣.....」獨自喃喃低語著，帕可便咖搭咖搭的朝排演室門口去。

她的臉看起來有點委屈，不過她的腳步卻絲毫沒有停下。

NC(leftflower)：

而就在這時，你們一行人已經來到了後台的大鐵梯子前面，通往劇院頂層的鐵梯又窄又高，而同時，因為巨大的布幕早已降了下來，所以四周倒是有點暗。

此時，蘿蕾撒球往旁邊一滾又彈成了人的樣子，「烏理先上去吧？」說完，她還指了指你的鑰匙。

雅妮特：

「我，上去。」雅妮特此時卻自告奮勇。

羽黑(希莉)：

羽黑側身讓一讓雅妮特。

烏理：

烏理直接將鑰匙塞進雅妮特手裡，然後退到一邊。

那力道很明顯的提示烏理自己也不太想第一個上去。

雅妮特：

雅妮特接過鑰匙，踏上了梯子，鐵梯因為巨大的重量踩踏而微微顫動。
直到頂端，雅妮特把鑰匙插入了鎖中，將其開啟。

銅心：

銅心跟在雅妮特後面爬上梯子。

NC(leftflower)：

雅妮特輕易的開啟了大鐵蓋的鎖，沉重的鎖頭落入了你的手中，而你雖然沒有透視的功能，但是你卻能感受到這陣鐵板之後絲毫沒有任何一點生息的感覺。

雅妮特：

雅妮特隨手扔下了鎖頭，然後推開了鐵板。

NC(leftflower)：

你輕易的推開了鐵板，而映入你眼中的是.....星空。

你發現，在這歌劇院的頂層，居然是一個宛若空中庭院的地方，地板遍布是覆蓋著璀璨剔透的水晶，而上頭編織著你鎖不懂的紋路。

巨大的歌劇院頂層的四周沒有任何護欄，而樓梯口後方的地板上甚是還有不少巨大的破洞可以使你直接看到劇院的舞台，不過最讓你震驚的.....卻是你的頭頂上。

就在你的頭頂上，是一片水晶的星空!!

整個大劇院就好似被包覆在一個巨大的晶礦之中一般!!

而正因為在在這高處，你也才終於發現你們在庭院看到的遙遠四周的巨牆是甚麼，那些是宛若夜色一般漆黑的水晶.....!

雅妮特：

「地點，重新定位。」看到了"星空"的真面貌後，雅妮特更新了對於當前地點的情報。

NC(leftflower)：

而就在你們的正前方，有著一個潔白無瑕的茶几，上面有一個茶杯以及一台格格不入的老舊筆記型電腦，而在茶几後方則是有著一個水晶的棺材。

雅妮特：

但當下更重要的是「優先目標，搜尋目標-死靈法師。」雅妮特查看了四周的環境，搜尋任何死靈法師的蹤跡。

NC(leftflower)：

水晶製成的棺材之中，有著一個穿著藍色、紅色、綠色、黃色的一幅交織而成的衣裳，一頭高雅的紅髮的女性，她看起來甚至還是個不算成熟的孩子，而唯一令你們感到怪異的是，它的雙眼並沒有閉上，而是就這麼望著天空，臉上有著淡淡的笑容。

羽黑(希莉)：

羽黑隨後爬上了梯子，即使明白到自己不是來前來觀光的，但眼前一片景色卻深深的吸引了她。

烏理：

烏理看著頂端開啟的通道，觸手想是要平復心情般在空中輕甩了幾下全體收回，才跟著羽黑後面爬了上去。

但是上去後的景象卻讓烏理狠狠吃了一驚。

星、水晶？！她環顧四周，與心裡預想差異過大讓她有些不知所措。

銅心：

銅心跟在雅妮特後面爬了出來，張大嘴巴看著四周的景色。

烏理：

「這……」人呢？烏理強迫自己將思維放回找死靈法師上，這才注意到了茶几、和水晶棺。

銅心：

銅心一邊轉動身體，一邊看著閃閃發光的水晶，直到看見地上的水晶棺材才把心思拉回來，往棺材走過去。

雅妮特：

「已定位可能目標。」準備著手中的武器，看到眼前的水晶棺材，雅妮特便走向前進一步地查看棺材中的"人類"。

羽黑(希莉)：

聽到雅妮特的提醒，羽黑也慢步走向水晶棺。

NC(leftflower)：

你們發現，棺材之中的少女一動也不動的宛若死了一般，不過她的神情卻讓你們覺得她似乎是正看著什麼，而就在這時，隊伍最後方的蘿蕾撒也爬了上來它看著這片晶礦的天空，似乎深深地陶醉著。

烏理：

同樣是走向水晶棺，但恨意與預感在烏理心中糾結著，使她在茶几前便停下了腳步。

雅妮特：

沒有什麼東西阻止了雅妮特，雅妮特逕直伸手便要翻開那闔著的水晶棺蓋。

蘿蕾撒：

「你們覺得她死了嗎？」像是看夠了眼前的景色一般，蘿蕾撒緩緩的走到了你們身旁，然後便將一隻手放在棺蓋之上。

她的聲音很柔和，露著笑容的臉龐看著想開起棺蓋的雅尼特。

烏理：

「不知道。」烏理盯著水晶棺。

銅心：

「說不定一打開她就跳起來了。」銅心張開雙手，兩道光芒在他手中形成刀刃，「我要把她的房子砍了。」

雅妮特：

拉開棺蓋前，被蘿蕾撒的話語打斷，雅妮特盯著棺材中的人多看了幾眼。

羽黑(希莉)：

「她就是死靈法師嗎？」羽黑淡然看著棺內的人。

雅妮特：

「無動作，存活機率-小。」雅妮特答道，隨即手上施力，便拉開了棺蓋「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蘿蕾撒：

「不看看那些嗎？」嘻嘻的笑了兩聲，蘿蕾撒指了指尚還有著清澈液體的茶杯與一旁的電腦，然後便側身坐上了棺材，看著銅心的刀刃，蘿蕾撒又看向了蓋內的人臉，然後便溫柔的摸了摸水晶棺蓋。

銅心：

銅心在雅妮特要打開棺蓋的同時用屁股把她撞開，「我先！」

烏理：

烏理繞過茶几，伸出觸手抓住銅心的肩膀。

NC(leftflower)：

「哼哼~」看著你們爭先恐後的樣子，蘿蕾撒倒是完全沒有要離開的意思。

烏理：

「先看也不遲。」她看著坐上水晶棺的蘿蕾撒淡淡的、卻能明顯感覺到壓抑著什麼的聲音說。

蘿蕾撒：

「你們覺得這則劇本，為什麼會出來呢？難道死靈法師已經這麼無聊了嗎？」瞅著你們看，蘿蕾撒嘻嘻的笑了，就像是一個惡作劇的孩子，「烏理烏理，快看吧，這是翻書考試喔？」

銅心：

銅心默默盯著烏理，接著才說，「不可以跟我搶喔。」

烏理：

我不保證。烏理在心裡默念，觸手則是慢慢地收回腿邊。

雅妮特：

「確認，行動暫緩。」隨著被推開，之後聽到烏理的提議，雅妮特暫停了打開棺蓋的行為。

羽黑(希莉)：

羽黑看了一眼電腦所在的位置，然後又轉過頭來，盯著雅妮特：「我不擅長使用電腦。」

NC(leftflower)：

而就在這時，下方傳來了一串的震動聲，慘叫以及嚎哭聲，還有東西粉碎和鎗火的聲音。

雅妮特：

無須更多指示，雅妮特看到了再熟悉不過的筆記型電腦，便再次將其打開，以調閱其中的資訊。

烏理：

「確定要問我嗎？」她這才回應蘿蕾撒的話，「問忘了太多、太多的我。」

銅心：

銅心拿起桌上的茶杯，看裏頭的液體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NC(leftflower)：

隨著聲音越來越響亮，你們甚至感受的到腳下在震動，同時，銅心發現如果自己沒搞錯的話，那應該只是一杯紅茶。

而雅尼特則是在打開筆記型電腦的同時，看到裏頭夾了一張紙，上頭有著工整的字跡。

烏理：

「.....」感覺到腳底下的震動，烏理將視線轉移到地板，「我現在只想知道這一切是為什麼。」
「而不是去猜測死靈法師的想法。」

NC(leftflower)：

「我或許已經不行了吧，已經太久了，已經太久了，我很快就會變成邪惡的至尊怪物了吧？並且再也不能控制自己，那麼，至少我要記錄下來，記錄下我的全部。」

蘿蕾撒：

「不就是為了大家的金色黎明嗎？每個人看到的劇本都不一樣，而只有帕可的是一張白紙，不過，她似乎已經開演了。」突然，蘿蕾撒看起來是很憂傷的，「為了幸福.....！我們所追求的東西!」

NC(leftflower)：

而就在這時，明明還隔著紙張，筆電的電源卻是自動地開啟了，螢幕一有了顏色便開始播放起了影片.....

先是一名與方才棺材內有著一模一樣的身姿的少女出現在鏡頭之中，她看起來似乎是很著急，而她的眼神之中幾乎要被瘋狂所佔據。

???:

「死靈法師，死靈法師。」喃喃的念著，突然她一拳重重的砸在桌上，「這根本沒辦法讓人永遠的幸福，我只是一個玩弄生命的惡魔.....！」恐懼的顫抖著手，她緩緩地把自己抱了起來。

羽黑(希莉)：

地下傳來的聲響，加上蘿蕾撒話語中的意思，羽黑也隱約察覺到，似乎有事情正要發生在帕可的身上。

???:

「我快不能控制自己了.....我會變成怪物.....那，那我的孩子們呢？我該.....怎麼辦.....我也.....不想死.....啊！至少，至少也要做一件事.....」畫面越來越暗，越來越暗，最後，你們看到的是一對閃著紅光的雙眼。

=====

NC(leftflower):

影片又再次地播放，而一開頭就是一個刺耳的笑聲。

???:

「哈哈哈哈哈，瞧，瞧，瞧，我們的羽黑小姐這就快不行啦，今晚想必就是儀式的時候！我們就看著她~和希莉小姐一起永遠的在~一起吧，然後我們的銅心會獲得新的身體！」畫面之中，方才的少女正手舞足蹈得高聲說著，一旁康康提亞、米蒂、蘿蕾撒也在旁邊。

NC(leftflower):

而就在這時，畫面轉向一旁，顯露出的是躺在床上的羽黑和站在一旁的烏理，躺在床上的少女緊閉著雙眼，而一旁的烏理卻也只是靜靜的看著。

???:

「怎麼啦！烏理，哈哈哈哈哈！你不會是捨不得了吧！你終於不用再當保母啦！」而一旁的米蒂.....出乎你們預料的，是一名穿著可愛洋裝，有著精緻臉龐的女孩姿態，則是一邊大笑著一邊走了過來，「不過也挺有趣的啦，這幾個日子真的很解悶啊~」

NC(leftflower):

像是見到了好笑事情的惡魔一般，一邊的蘿蕾撒、康康提亞，死靈法師都笑了起來，開心地，猖狂的笑了。

???:

「是...嗎。」烏理只是這麼說著，隨後一旁的觸手便甩開了米蒂，「那麼我先去休息了。」緊接著，烏理便緩緩地離開了房間。

NC(leftflower):

笑聲戛然而止。

???:

「怎啦~不~好笑嗎？我覺得~很~有意思啊？」錯愕的揮了揮手，死靈法師突然像是個孩子依般四處張望了起來，而一旁的米蒂，蘿蕾撒和康康提亞卻也是一臉的困惑。

「難，難道她生氣了嗎？我，我說太過了？可是之前也玩過好幾次啊~怎麼這次就不開心了？」像是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的孩子一樣，死靈法師的聲音越來越小，「可是我答應銅心了~身體一定要換的.....不然之後再給她嘛，給她羽黑小姐，還有希莉呢！」

NC(leftflower):

像是在徵求意見一般，死靈法師努力地揮了揮手這麼說著，而一旁的僕從也只能胡亂地做出猜測。

「說不定是喜歡她了……怎麼可能嘛~我們來玩牌吧？」直到有人這麼說後，氣氛，才再度回歸歡愉。

=====

NC(leftflower):

影片再次播放新的片段，不過卻是帕可咖搭咖搭的在小小的儲藏室裡轉來轉去。

???:

「排....排擠我.....不能參加宴會.....大家都有吃的.....我不是親生的.....」一邊趴在桌上嗚咽，帕可看起來心情十分低落。

NC(leftflower):

而就在她正縮著喃喃自語時，被從外面鎖的結實的門突然發出了一串解鎖聲，緊接著，是一臉淡然的烏理走了進來。

???:

「烏理~」頭髮耳朵立刻豎了起來，帕可正咖搭咖搭湊過去的時，烏理卻是頭也不回地翻找起了一旁的櫃子並開口說著，「你不能去。」

「為什麼~」難過地滾來滾去，帕可幾乎撞倒了兩三個櫃子，「米蒂也不讓我去~」

NC(leftflower):

靜靜的翻出了一條妝點有金邊的面具，烏理緩緩地帶在臉上，然後頭也不回地走出門，「你不是僕從，你是娃娃。」被隨著再次上鎖的聲音，烏理只拋下了一句話。

???:

「欸~~~」在地上大聲的喊著，帕可憐的縮了起來，「神秘兮兮的.....嗚嗚~嗯？烏理怎麼沒有直接過去啊？烏理~烏理~」

NC(leftflower):

而雖然帕可叫得很大聲，卻是什麼話也沒傳回來。

=====

NC(leftflower):

突然，在一陣強烈的畫面搖晃後，新的片段開始了。

好幾名穿著重盔甲的人影緩緩地包圍了大劇院的周遭，他們各自有著各自武器，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人偶一般的凝滯住了，似乎是在等一聲號令。

突然間的，一段細碎的聲音在夜裡傳了出來，瞬間，全部的人影都有了動作，「殺了，死靈法師！」

火光散射，一瞬間，大劇院成了戰場，怪物與為了殺怪物而聲的怪物們將彼此的血跡染上了大地，而其中，一名特別高大的人偶更是首當其衝的進了大劇院，那是雅尼特，不過卻是比現在的雅尼特更加沒有生命的色彩。

=====

NC(leftflower):

影片似乎越來越短了，在一陣白光後，又閃出了新的畫面。

那是米蒂，可愛的小洋裝已經變得狼狽不堪，而她拿著兇惡的槍械指揮著死人的軍勢焦急地迎戰入侵者，並且在拋下了堅守的指令後便衝進了通往舞台的大門。

而在那一瞬間，她的臉龐扭曲了，廣大的舞台之上有者兩名人類，正專注的死靈法師……以及自己的三名同伴。

不過下一秒，只剩下一名了。

巨大的觸手近距離地把白骨的僕從拍成了碎片，凶狠的撕碎了試圖阻止她的嬌小卻堅韌的僕從。

那是自己的同伴帶著怪異的面具，粉碎了自己的其他同伴。

???:

「我要帶走羽黑。」她是這麼說的。

NC(leftflower):

突然，從自己的後方，一顆子彈輕易地打穿了死靈法師的身軀，這不禁使的米蒂緩緩地扭過頭去。

???:

「擊殺目標。」高大的人偶是這麼說著的，「接著會進行殲滅僕從，人類救援任務。」

NC(leftflower):

她是這麼說的。

???:

『啊啊』只來得及大叫，米蒂的視野便上下顛倒了。

NC(leftflower):

不過，似乎是誰也沒注意到，較小的那名人類，已經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

NC(leftflower):

畫面又亮了起來，看起來已經損毀不堪的高大人偶扶著年幼的女孩緩緩地走出劇院，而在後方的舞台邊緣，滿是觸手的怪物則是靜靜地和另一名人類趴在一起。

???:

「生還者，一名。」因為損傷而言重顫抖的聲音被說出，可是四周也已經絲毫沒有任何可以支援她的人。

???:

「想。的。美。咧。」突然，一聲槍響起，一聲帶著恨意的呢喃想起，僅僅剩下一顆頭的米蒂嘴中早已滑出了一把特製的槍械.....

=====

NC(leftflower):

最終，畫面黑了許久又再次亮起。

那是一個看起來是死靈法師的人倒在地上，她的身邊有一顆顫動的頭顱，在看到死靈法師睜眼的瞬間，便終於停下了她的一切。

眼中沒有紅光的紅髮少女換是著周遭，好痛，好安靜.....最終她看到了一名被倒下的怪物擁抱的少女。

少女的嘴脣動了動，當然，死靈法師什麼也沒聽到。

身軀顫抖了起來，死靈法師看著少女的雙眼逐漸失去色彩，「果然，果然變成這樣了.....」好痛，好痛，死靈法師一步一步地爬了起來，她爬到後台，摔下了演練室。

她顫抖的手抓起一張紙，「不行啊，不行啊.....這樣不也太可憐了嗎？」淚水滴落，紙上的音符糊了開來。

???:

「我說好要和母親唱歌，要讓大家一起幸福，要讓所有人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懼.....一起迎來金色的黎明啊.....！」狂亂的把紙張一扔，死靈法師用力地咆哮了起來。

NC(leftflower):

但那卻像是少女的哭喊，和僵死之人錯亂的低語，不過裡面卻是真的蘊含著死靈法師的力量。巨大的水晶突破地表，逐漸包覆住了大劇院，死靈法師在意識消散之前，窮盡權力的讓【棋子】能夠活動。

過去已經死了，但是這樣未免太讓人難過，她是這麼哭著趴在地上說。

???:

『那麼就再一次！明天，明天，還能看見金色的黎明！因為它們，死掉的一切都這樣對我開口了.....！』

『它們，它們說想要幸福啊....！』最後一滴眼淚滴到地上，而螢幕也，暗了下來。

NC(leftflower):

再也，不會變亮。

NC(leftflower):

//羽黑獲得記憶碎片，神明大人

//烏理獲得記憶碎片，鮮血狂宴

//雅尼特獲得記憶碎片，謊話

NC(leftflower) -> 烏理：

是啊，你想起來了。

鮮血，與擋在身前的同伴。

記憶中米蒂的眼睛，跟醒來後越發憤怒的自己，是不是，很像.....呢.....？

NC(leftflower) -> 雅妮特：

是啊，你想起來了。

確實，那是個謊言啊，生還者甚麼的.....

但是.....這次呢？

NC(leftflower) -> 羽黑(希莉)：

是啊，你想起來了。

你有許願。

向一個.....神明大人許願，你什麼都看不清了，但是在那時候還能動的，一定是神明大人吧？

他回應你了嗎？

NC(leftflower)：

冰涼的空氣福過你們的臉，漆黑的螢幕映照出你們的臉，而不遠處做在棺材蓋子上的蘿蕾撒倒是啥都沒有看見，但是倒是全都聽見了。

她看起來似乎是若有所思，又像是想看看你們的樣子。

而一片安靜之中，不斷傳來的只有下方的碰撞聲、喊叫聲、以及瘋狂的撞擊聲。

雅妮特：

「殺了，死靈法師。」雅妮特覆誦了一次那句話，用幾乎完全一樣的，早已被設定好的聲音。

烏理：

是從何時起呢？烏理在不知不覺中跪坐在地面上，眼淚不斷滴落、但臉上卻失去了表情，連帶瞳孔也失去光芒。

原來.....是這樣嗎.....

「早就.....完結了，是吧？」她低喃著難以理解的話語，反反覆覆的。

羽黑(希莉)：

「雖然有點遲了...不過，謝謝你...」羽黑從雅妮特的身後輕擁抱她一下，鬆手後，又微笑對著烏理說了一聲：「謝謝你，烏理。」

留意到烏理的狀態變得異常，羽黑緩緩的走向她，彎下身子，輕柔的摸著她的頭：「嘛，雖然我沒有打算原諒她(死靈法師)，但恨意之類的也不存在了，所以...烏理也不用怪責自己了？」

雅妮特：

來自羽黑的擁抱打斷了雅妮特複誦了那道命令後出神的狀態，雅妮特回過頭來，看了羽黑，微笑，雖然一直都微笑著。

烏理：

頭頂觸感讓烏理有些僵硬的抬起頭，「.....不必要了。」她的嘴唇蠕動幾下後吐出了幾個字，然後伸出雙手抱住羽黑。

「嗯。」不只那些,全部的.....都不需要了。

雅妮特:

「人類救援任務-狀態-情報有誤-取消。」

「更新-救援任務,目標:銅心、羽黑、希莉、烏理、同伴-接受任務-進行中。」

蘿蕾撒:

「所謂的金色黎明,或許就是美好的未來、令人開心的明天之類的吧,這種高深的說法,蘿蕾撒不懂。」看著你們半晌,蘿蕾撒跳下了水晶棺材,「不過死靈法師卻沒說要如何才能開心。」緩緩地走進你們,蘿蕾撒對銅心伸手,似乎想拿紅茶。

雅妮特:

「死靈法師殲滅任務-狀態...進行...取.....取消...?」但雅妮特還是望回了那口水晶棺材,遲疑著,然後看著其他人。

蘿蕾撒:

「每個人都想要開開心心的【活】著,卻都忘了什麼,所以各有各的一套劇本。」說著說著,蘿蕾撒又掏出一塊糖,不過.....看起來放得有點久了,她隨手把糖扔到桌上,然後擦了擦眼睛,你們有看到淚水在滴落。

羽黑(希莉):

「不管過去還是現在,謝謝你。」羽黑溫柔的回擁著烏理,但當她聽到蘿蕾撒的說話時,又冷冷的說出一句:「誰管她。」「我沒有玩弄別人屍體的習慣,但要破壞的話,我也不會阻止。」

烏理:

烏理對於雅妮特的回應不知是沒聽見還是不願理會,她只是持續在掉著眼淚,雙手死死地抱住羽黑。

銅心:

銅心垂下視線,回頭瞥向裝著死靈法師的棺材,最後閉起雙眼。就這樣站了好一下子後,她放開手上的茶杯,任其摔落到地上,雙手緊握拳頭走向棺材,用死者的力量毫不留情地將棺蓋翻開狠狠丟到一旁。

雅妮特:

見到銅心的動作,雅妮特隨之警戒了起來,舉起手中的重型武器,對準了棺材,仍在戒備著死靈法師的"遺體"。

蘿蕾撒:

「.....」看著銅心的動作,蘿蕾撒默默地嘆了一口氣,然後便蹲了下來開始收拾起茶杯的碎片,「蘿蕾撒呢,想要好好的【活】著,養個人類的....孩子,如果有。」喃喃的說著,蘿蕾撒一邊撿一邊看了看銅心的舉動,不過卻也沒有額外做出甚麼反映。

「那你們有想做什麼嗎?」索性坐了下來,蘿蕾撒看著似乎是個有想法的你們,不過她似乎是覺得自己應該得不到答案.....一般地嘆了一口氣。

羽黑(希莉):

「烏理，你聽著。」

「你為我所作的一切，並不是徒然。」

「死靈法師的力量無可匹敵，甚至在她死後也一直持續著，這是事實。」

「但你，你拼盡全力，為了拯救我而跟她對抗，這也是事實。」

「『最後都沒能夠救下她』，你真的是這樣想的嗎？你拼命的結果，是好好的保護了希莉，也保護了我。」

「如果這樣都不夠，那我又算是什麼？我身為姊姊，卻讓妹妹牽涉危險的事情，甚至一直拒絕她，反過來責備她...那我又算什麼...？」

「所以...所以...請你不要再自責了...然後...讓我再說幾次都可以，謝謝你...」羽黑這時已經淚流滿面。

烏理：

「.....」烏理這才抬起被眼淚染上腐朽藍色的臉龐，她看著同樣是在流淚的羽黑，鬆開手用袖子去擦拭羽黑的眼淚。

「....不是的，羽黑。」

「我已經不在乎了。」她像是用盡力氣去扯動自己的嘴角。

「妳在，這就好了。」

「已經.....其他的，都不需要了。」

銅心：

她雙腳跨過棺材，揪住死靈法師的衣領上下搖晃，「醒一醒。」

烏理：

我的.....已經完結了。烏理無光的眼眸望著羽黑的臉龐。

NC(leftflower)：

銅心輕易的揪起了棺材之中的女性，她平整的衣物也被你拉出皺褶.....不過她卻是動也不動，但是，你卻能感受到熱度與脈動。

她沒死。

至少.....你覺得她沒死。

銅心：

銅心靠近她的耳邊，「該醒來了，死靈法師。你做到了喔，每個人都還活著，每個人都被你整得很慘吶。」

NC(leftflower)：

你搖著，你搖著，然後.....我終於睜開了眼睛。

???-> NC(leftflower)：

接下來，就交給我了，謝謝，leftflower。

???：

我看見了希莉.....嗯.....應該是銅心吧，「被我整得很慘.....」

不禁意的喃喃自語，果然，是這麼想的啊，我還真的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才好，所以我抱以沉默。

雅妮特：

雅妮特的槍口仍然死死對著死靈法師，彷彿仍在預期著威脅的到來。

銅心：

看到死靈法師睜開眼，銅心用力甩了她一巴掌，「會痛嗎？清醒了嗎？」

？？？：

我撇過臉去，我有看到蘿蕾撒、烏理和羽黑小姐，原本我是想說些什麼，不過突然一聲想像的聲音響起，視野迅速歪斜.....我被打了一巴掌。

真痛。

羽黑(希莉)：

羽黑只是點點頭，又再抱緊了烏理。

？？？：

原來我還會痛啊。

「好痛，也醒了。」我是這麼說的，然後從棺底拿出一顆子彈頭.....我想這是雅尼特的吧？我記得她有對我開一槍。

把子彈頭放下，我想還她，卻又覺得還她又像是再挑釁一般。

雅妮特：

「威脅？」雅妮特的槍口轉了幾轉，語氣冰冷地問道。

銅心：

「希莉和羽黑感受到的痛，比你感覺到的還要多幾百幾千倍。」銅心緩緩地陳述事實。

烏理：

「活著？」烏理的眼角瞥見了死靈法師的甦醒，她在羽黑懷裡緩慢的轉過頭，不帶感情的吐出兩個字。

？？？：

「沒有威脅的意思.....」果然被當挑釁了，我不禁皺起了臉，「我不會死亡，烏理。」我會叫得太親暱了嗎？她現在是討厭我的嗎？

我沒有回應銅心的話，因為她說得確實是事實。

雅妮特：

「確認，任務-取...T-暫緩。」聽到了死靈法師的回應，雅妮特才將槍口朝了下。

烏理：

「是嗎？」簡短到活像剛清醒時的話語。

銅心：

銅心將死靈法師拖出棺材外，像丟垃圾一樣隨手往地上一拋，「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

真痛。

我乾脆地坐在地上，這個問題，我也能回答。

羽黑(希莉)：

「醒來了...嗎？」羽黑緩緩的鬆開手，她站立起來，轉身望向坐在地上的死靈法師。

？？？：

「有人拜託了我，想要一個不一樣的未來。」我第一次被拜託，我第一次被拜託，自從成為這個被詛咒的惡魔後，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渴求著我。

不過後半的話我沒有說，因為有點難以啟齒。

烏理：

「誰？」烏理跟著羽黑一同起身，眼神望著死靈法師淡淡地吐出一個字。

？？？：

「你們，對於現在這樣.....滿意嗎？這是你們的金色黎明嗎？又或是一切都跟當時一樣了？」我聽到了打鬥聲，生疏的身體緩緩站起，也是一邊看像烏理。

烏理：

「對我而言，那都不重要了。」她在。烏理還是淡淡地回應，手指悄悄地伸向羽黑的手腕，然後握住。

銅心：

「爛透了，看來你只有讓人不幸的才能而已。」

雅妮特：

「沒有-任務，沒有-指令...」

「但，同伴...？」

？？？：

「那我不說是誰。」我想了好久，最後我這麼說，原來，這一次並沒有讓大家都開心嗎？

羽黑(希莉)：

「你呢？你又是誰？是『怪物』的你，還是『理智』的你。」羽黑回握著烏理的手，同時向死靈法師詢問著。

銅心：

「為了那個誰，你就刪掉了我們的記憶，安排了這個莫名其妙的劇本嗎？」

？？？：

「惡魔死了，但是只要我活著，她總有一天會慢慢地復活。」生疏的踏著步伐走了一步，「沒錯，因為它是我親手創造的。」我是這麼說著，不過也有點害怕。

難道我很不講理嗎？

又或是其實靜靜的消逝對他們而言才是幸福？

銅心：

「你是人類嗎？為什麼你還活著？」

「……」

「我是死靈法師，所以我還活著。」這個問題，一點也不需要遲疑。

「我不會再做這種事了，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彌補一些什麼，如果我能做到，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搞砸了嗎？我復活了你們，但是那孩子的願望是這次大家都要幸福。」

「其實……也不算是復活……」只是會動的屍體而已，我有些難過的低喃。

銅心：

「但是惡魔總有一天會復活，不是嗎？」

「……」

「對，它會。」這個問題，也是一點也不需要遲疑。

銅心：

「那告訴我們該如何離開這個地方吧。」

烏理：

幸福？那孩子？都是帶來疑惑的詞，「之後呢？」烏理像是問有關現在的之後，又像是問有關復活地之後。

「……」

「我能讓你們離開，只要你們想要。」我一邊說一邊轉過了身走向烏理，「我不知道，但是我會去問問看，我也……想知道，如果它是幸福的了，我會很開心。」看著烏理的臉，我揮一揮手又打開，我的手上多了一個髮飾。

銅心：

「讓我們離開？只有你能決定誰可以進出嗎？」

「……」

「你的髮飾破了，烏理。」我還能做到給他一個新的，我是這麼想的。

烏理：

「……嗯。」烏理下意識伸手摸向劉海處，她真的忘了。

「……」

「不是這麼說的，只是如果你們願意，我也能打開這個，以前沒有的東西。」指了指天花板的水晶，我一邊偷偷看了看羽黑小姐和烏理。

銅心：

「那就打開它吧……之後我就要殺了妳。」

烏理：

雖說是忘了，但烏理似乎也沒抗拒死靈法師給他新的。

「……」

「你討厭我嗎？銅心。」記憶之中，自己直到最後的一天前都與他一同開心的唱歌，雖說那個自己，是我最近又最陌生的自己。
一邊有些緊張的幫著烏裡戴上髮飾，我是這麼問的。

羽黑(希莉)：

「雖然她是這樣的惡人，但死去的話也會有人為她傷心的...」羽黑柔聲的向銅心說著，然後又轉眼望向死靈法師：「我討厭你，所以想你活著，一直愧疚下去。」

？？？：

我知道，所以我不敢問，一邊扣著髮飾，我一邊轉過臉對羽黑小姐伸出手。

羽黑(希莉)：

「哼。」羽黑頓了一頓，然後稍為別過臉去，但看來也不是十分抗拒。

銅心：

銅心搖搖頭，「是你創造了我，一切都是你給我的，無論是快樂還是痛苦。但我受夠這場遊戲了，只要你還活著就還會有人受害吧，我要在這裡終結掉你，讓你不能再傷害任何人。」

？？？：

我抓著了羽黑小姐的手，金屬的地方蹦然碎裂，新的骨肉驟長而出.....看來變異的細胞依然存活著。

烏理：

烏理從剛才就沒動靜的觸手悄悄的纏上銅心，像是在制止她的動作，「夠了。」

？？？：

然後我緩緩的走到銅心身前蹲下，「謝謝你。」至少你沒說你討厭我，我是如此想著的，不過如果再這邊死亡.....

雖說，大概不會死亡。

但是或許會四分五裂也說不定。

烏理：

「再下去會受傷。」我不想讓羽黑再看見那種畫面，烏理淡淡地說道。

蘿蕾撒：

「那種事，你做不到的。」突然一旁的藍色皮球.....蘿蕾撒彈到了死靈法師頭上，「我們也不會讓你這麼做的，它要是真的死了，我們怎麼辦呢？」

銅心：

銅心回頭對著烏理說：「下一個羽黑、下一個希莉、下一個你.....未來的每一場悲劇，我們都可以在這裡阻止它發生。」她看向死靈法師，「為什麼要謝謝我？我可是要殺了妳喔？」

希莉：

希莉看著自己新生的手臂，慢慢展現出微笑，然後有點羞澀的向死靈法師點頭道謝：「謝謝你...」隨後，她小跑步來到銅心的旁邊，輕輕拉著她的衣服，搖搖頭說：「銅心...不可以傷害別人吶...」「...姊姊...應該也是這樣想的？」

???:

一邊摸了摸蘿蕾撒，我也注意到下方的聲音逐漸的淡去，「那麼，在殺死我之前，讓我到下面去，好嗎？」看了看羽黑.....不，是希莉小姐，以及一旁的烏理，我決定如此說。

烏理：

「我不在乎下一個。」烏理就這樣看著銅心，同時回應了死靈法師的話，「無所謂。」
「.....帕可在下面、的樣子。」算是看在髮飾的份上，她補上一句。

希莉：

希莉有點跟不上話題，她只是眨眨眼睛，然後又想躲在銅心身後。

銅心：

「你們到這時候依然要護著她嗎？你們只是他一時的幫兇而已，我不想傷害你們。」銅心瞥向蘿蕾撒，又聽著希莉和烏理說的話，最後嘆了口氣，「你們這些軟心腸的人。」她面對死靈法師，「之後我們就不會再見面了吧，我不會讓你再接近希莉了。」

銅心轉身要離開，「如果你真的感到抱歉，那就別再讓這種事發生了。雖然除了死以外，或許沒有任何解答了也說不定。」

???:

「應該是不會再見了。」看著你們之間的互動，我突然間的笑了，不知為何的，「那先讓我下去看看，在打開這一切之前，我還想見一個人。」
踏出了步伐，我緩緩地往鐵梯走去，「你說的沒錯，銅心。」我不否認，縱使這是冷酷的。